

姬小苔

野百合



野百合

〔台湾〕姬小苔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：冯沛祖

封面设计：黄向卫

野 百 合

〔台湾〕姬小苔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375印张 90,000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册

ISBN 7-5360-1137-7/I·1015

定价：2.00元

序

有一种人，不接受世俗的拘束，也不把礼教看在眼里；我行我素，自有主张，如果把他们放进框框，他们会觉得生不如死。

这种人，层次高一点，才气多一点的，叫做艺术家；而始终无法提升自己的，就是流氓；如果连做流氓的智慧都缺乏的，就只能当混混。

在这个由大多数普通人所组成的社会里，不普通的人，有的饱尝白眼，有的备受礼遇，各有际遇不同，至于能坚持多久，时常得受到考验。平常人的生活里，是容不下这种人的，而这种人勉强过了普通人的生活，“壮志尽消”，是祸是福，真的很难说。

我们所得到的，是靠自己的能耐、自己的选择，是起是落都不能抱怨。

在我从事报导文学工作时，跑遍台湾全岛，在高山在海洋在城市在乡村，曾遇过各色各样的人，企业家、学者、骗子、流氓、艺术家……当我窥看他们的生活及内心世界时，我得用最巧妙的角度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我辛苦争取来的。在这种时候，也往往因为一种微妙的感觉，会过于接近而被卷入漩涡；但我始终谨守原则，站在边缘，并不越界一步，只作观察及纪录，除了体会与思索，不批判也绝不参与。《野百合》，写的就是他们的故事。

内 容 提 要

台湾一个大毒枭的儿子痛恨父亲的所作所为，愤而离家十七年，成了一个雕塑艺术家，但仇家并不放过他，利用美色引诱，欲置他于死地。他却深陷情网不能自拔，幸得其义妹相救，才得以多次脱险。当他父亲翻然悔改，解散组织，远走澳洲；而他自己也就要当上父亲之际，仇家突来寻仇，义妹击毙来敌，自己也身负重伤，当他听到倒在自己怀中的义妹讲出一直在深爱自己的遗言时，一切已不可挽回了……

全书写台湾黑社会的明争暗斗，扣人心弦；写儿女情长，细腻缠绵。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通俗长篇。

秦夫人亲自驾车送我回家。

我并非未曾亲近过美女，但见过她才知道什么叫做闭月羞花。伊正当花信年华，冰为肌肤玉为骨，一身飘飘欲仙的印度丝衣裳，笑起来让人收不回视线；白如春葱的手指上套着颗十全十美的祖母绿，可说得上是风华绝代。

如果有人见到我坐在这辆有活动折篷的VW Rabbit，并有佳人在侧，会羡慕得眼珠子都迸出来。

若再知晓秦夫人是我的主顾，更会嫉妒得再三咒诅一裴文这小白脸好大的运气。

不过千万别误会，吾人绝非午夜牛郎，服务的范围只限于替她塑像。

我的职业是艺术工作，说好听点是艺术家，说通俗些是搞雕塑的。秦无双是电子大王的夫人，家中有金山银山，丈夫疼爱有加，台北车载斗量的艺术家，不知为何偏偏选中我。

上个礼拜，我开首次个展，画廊的宣传做得十分轰动，把我三脚猫的功夫誉为毕加索再生，除了包下艺术杂志的封面封底，还创风气之先包了电视广告，当然这是艺术活动不能太俗气，所以买的是文化节目，由艺坛闻人鲍信江做20分钟的专访，可说是出足了风头。雕塑展开幕时，又安排了部长以上的高官前来捧场，非常尽力。

秦无双是在展览第三天由秘书陪同，旁若无人地走进来

的。我眼拙不识得贵人，画廊经理却立即向我丢眼色，然后趋前招呼。

她逛了一圈，大致浏览了一番，才开始驻足细看，最后选了最大的一尊——月下浴女，开的是支票，龙飞凤舞签得一手好字。

我心里有个小妖在哼唱——管她真懂还是假懂，只要肯花钱就是好主顾。

她下了定钱后，要求亲见雕塑家本人。

我只好过去，她淡淡地说：“裴先生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塑一尊像。”

我答：“有任何业务请找敝经纪人接洽。”

她微愕，想必是从未碰到过穷艺术家还端架子的，大开了眼界。

我的经纪人杨宝发八面玲珑地把话接过去。秦无双出的价钱很高，他立刻答应，而且将日期排在第一优先。

秦无双预付了五十万元，算是订金。

——我呆坐一旁，没事人似的听他们谈钱，心里想，也算是苦尽甘来，有经纪人真好，再也不是无名艺术家，再也用不着双手把自己捧上去零售贱卖。

秦夫人和他说完，又以那种旁若无人的姿态出去了，但临出大门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转过头来，那表情并不失她的高贵风度，却的确是艳色无双，害得我心里好一阵不自在。

今天早上她又来看展览，再亲自送我回去，亲切和气得让我受宠若惊。过了半个月，展览会风光地闭幕了，秦夫人喊我去报到。

秦家派车来码头接我，车里全套柚木羊皮，附有电视酒吧，这等排场我益发地正襟危坐以表敬重。艺术家也是人，越有艺术修养就越知道钱的好处。

秦府在仰德大道上，光是私家车道就有百多公尺长，坊间传闻秦府连自来水龙头都是纯金打造，虽是以讹传讹，但也可想见其豪华之一斑。

今天得以窥其堂奥，果真名不虚传。进来这座山居，就如同闯入了蒙兀儿王朝的某座花园，古典式的别墅有高高的石阶，气势十分宏伟。阶下有座海豚喷泉，更是杰作里的一颗明珠。

我怀疑秦家既有这样高的鉴赏力，还要我这种三脚猫来凑数做什么！也许他们本月份的节目表要更新娱乐内容，需我假冒毕加索的浑人来逗乐子。

秦夫人在楼上跳芭蕾，这是她的晨间体操，由秘书纪梅子陪我聊天。

梅子身材娇小，性情活泼，笑起来声音像一串银铃，十分好相处。她引我四处参观。我最感兴趣的是那座玻璃画室，全是绿色植物，或攀或爬或吊或挂，蓊郁葱笼，各式各样像个丛林。

有一丛开白花的植物，被种在考究的西班牙浆釉广口大深钵里，看起来异常名贵。

“这叫蜘蛛百合！”梅子得意洋洋地介绍，“是夫人最喜欢的花。”

纪梅子如果稍稍通晓园艺，会知道这花其实很贱，在我乡下的画室附近野地里，开得一丛又一丛，根本没人理睬，供在这里有如众星捧月，倒也别有番气派。

“夫人从前也是学美术的。”梅子像想到什么似的说。

“哦？”

“但她只读了两年就去了法国，结婚后才回来。”

我没去过法国，即使有钱也不会去。我立志做土著画家，一辈子坐井观天。

这或许是我唯一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地方。

梅子陪我足足聊了一个钟头。秦无双还在摆架子，我决定离开。艺术家在当今的社会地位毕竟与古代弄臣略有不同。

“夫人就要下楼了，”梅子急急地说，“你走了，她会怪我。”

她那张娇俏的小脸与秦夫人相比也许会大为失色，但已经颇为可爱。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去逛那座伟大的蒙兀儿花园的建议。

她为了讨我高兴，不断地叽叽喳喳，把自己的身家叙述得一字不漏，说本来学的是国贸，现在工作内容很简单，只要跟在夫人后头递递拿拿，如果运气好混得下去，夫人会给她双份退休金。

“我喜欢在这里工作。”她肯定地说。

“小女孩在豪门中工作，可以增长见识。”

“不！夫人爱静，她很少见外人。”梅子说。

我还以为秦无双前呼后拥，接触的全是名人，不料她自甘寂寞。

“夫人喜欢艺术。”梅子又说，“她甚至很少说话，跟着她，是一种享受。”

我怀疑地看她一眼，也许她是个撒谎精，为了保住饭碗，四处散播对自己有利的谣言。

她叙述完自己的历史，开始问我的。听说我在乡下画室一躲十年，非常坚持地要来参观。我告诉她，我住在潭子湾，离公路很远，要进来得先去碧潭搭船。

她听了更兴奋，说就当是去郊游。

有美来访我并不吃亏，当即答应。

秦无双到了十一点正，派人来通知改天再塑——她累了。

我坐原车回画廊。

经纪人引经据典，说我不能毁约。

我告诉他，如果秦无双要买玩具，市场多的是，千万别找我。

说完怒气冲冲回家，一整天都不能平静，到了夜半才醒悟。其实白白去逛了次花园，也算不得是什么了不得的损失，何必小心眼。

正预备入睡，远处水面上马达船“卜卜卜”地响，心里动了疑，打开窗户，果然是船来了。船头高高挑着一盏灯，一个人影站在灯下，一手扶着灯柱，白衣裳一飘一飘，在水中濛濛的雾气里，不由要让人大为倾倒，就算是传说中的鲤鱼精，风情也不过如此。再凝神细瞧，这下子心脏差点儿也跟着跳出来。唉呀呀！这不就是秦无双吗？心里立刻就原谅了她。

船靠了码头，我赶上去接她下船，那双手柔若无骨，滑嫩得不像三十岁的女人。

船夫把船开走了，“卜卜卜”的声音远去，水面上逐渐又恢复了寂静。

“这里很好！”秦无双站在路灯下浏览着四周。如果她白天来，准会以为此处是难民营，但现在经过夜的化妆，倒也别有

情调，曾有夜游客误会是水上啤酒屋，一定要掌柜的倒酒来。

我请她进屋坐。她看见了屋前的蜘蛛百合，竟然有些动容。

“你种的？”她问。

“野生的，这种花是野生的。”

她笑了笑。

“如果种在盆子里，就不算野生。”我画蛇添足。

她这下才算真正笑开来，两排晶莹的贝齿像珍珠般闪烁，令人万分迷惑。

她深夜到访，不会只是为了喝茶，但我们也只是坐在我亲手钉的那些木桌椅旁喝茶，别无他事。

“总该要发生点什么事才好。”我心里的小妖精不断地提醒我。

我不扮演登徒子是有原因的。出了任何状况，杨宝发第一个掐死我。他花了太多的钱在我身上，才让我从一个无名乡下人变成一个艺术家，我栽跟斗就是陷害他。

到了十二点正，我看看表。秦无双正若无其事地欣赏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，她修养这么好，我也没办法赶人回家。为了招待嘉宾，拿出了跳棋盒子。通常我一个人待在这个荒岛上，是左手和右手下，让左手把右手杀得片甲不留；今天有了伴，倒可以试试看面壁了这许久，武功是否有长进。

秦无双没有笑我一大把年纪还玩儿童游戏，也并不轻视那盒廉价棋子，聚精会神地同我下棋。

连下了五盘，我们都几乎是平手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为什么有围棋比赛、国际象棋比赛而没有跳棋比赛，可见得这种招待多么的不得体。

秦无双拿出烟盒，燃起一根，悠悠地吸着，眼睛望着窗外出神，不晓得想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然后她熄掉烟蒂，站了起来。

我帮她披上披肩。

已过了午夜，码头不会再有船来，我问她乘摩托车可好。

“总比游泳要强！”她幽默地说。

我实在无法相信大名鼎鼎的秦夫人这般随和，直到她上了我摩托车后座还觉得像是做梦。我没有使劲拧自己大腿一把，我怕这是梦，更怕梦要醒。

从潭边的另一条小路绕过山，得花半个钟头才能接上大道。山风习习，各种声音窸窣窸窣，别说是个尊贵的秦无双，就算是大男人也会心里发毛。

“怕不怕？”我问背后的秦无双。

“怕什么？”她漫幽幽地问。

念书的男孩子有一招专门吓唬女孩子自动投怀送抱，这时节小妖精又在我心底作祟，不断教我祭出法宝一用。我怎么敢？遂努力抗拒之。

“这地方难道有什么古怪？”秦无双又问。她太天真烂漫了，以为我还真不想吓唬她。

我告诉她，此处是著名的滥葬区，只要买不起阳明山公墓，或是金山风景园，都可以随意来此。

她的反应出乎意料：“人反正都会死的。”

大杀风景了！如果早十年，这种泼冷水的马子（女孩子）再不会有人约会她，但此刻，大有安定作用，待会儿送走了她，我还得独自回来哩。

“冷不冷？”我又问。

她不说话，只是把脸颊靠在我背上，紧紧地贴着。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回答更刺激的？

我想我真是在做梦了。一位高贵的白天鹅突然降落在癞蛤蟆的面前，简直要把癞蛤蟆吓得半死，而她的暖气与香气不断吹进我的背脊。

我动了疑心，不晓得她是不是在引诱我。

也许我该把车子骑慢一点，好让她更有机会施展。

我是个可恶的小人，利用这等时刻占女人便宜，还想入非非。

车子到了大路上，白色的劳斯莱斯如同鬼魅般停在那儿，穿戴着全套私家制服的司机立刻打开车门，在茫茫雾气中，秦无双飘然上车。

我只觉得怅然若失。我最喜欢车子涂成老式电锅的这种白。

第二天我早去画室报到，秦无双坐在玻璃画室里，聚精会神地画着一朵蝴蝶兰，技巧娴熟，气韵横生，雪白的衣袖上沾了一抹鲜黄的油彩，如云的长发束了起来，更显得那张小脸娇俏妍丽。

我站在一边看她画，看光线从密如茂林的绿叶植物中映下，无数小圆点光彩晃动着，映得她也像画中人。

中午我们一道用餐，全套绣花的瑞士台布、闪亮的银器、巴卡拉水晶杯；菜却不中不西，明明是上好的鹅肝，上头竟洒了姜丝，但口味还真不坏，可以说是齿颊留香。那道菠菜更奇怪，淋着南瓜子油却拌了点核桃糖蜜，倒也十分甘脆。最美妙的是彩虹百汇，香甜可口中看又中吃。

秦无双吃得不多，只略略沾唇而已。餐后她说失陪，我看她换过衣服出去，高贵矜持得似乎完全忘记了昨夜的到访。

也许，我也该忘记！那很可能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

我做速写时，梅子跑来陪我，为了表示友善，叽叽喳喳没一刻安宁。

我把草图揉成一团。

如果仅是塑个普通肖像，那很简单，我甚至可以把她塑得像天使，像仙女，但那跟画电影明星的看板有什么不同？

梅子看我撕纸，立刻道歉：“对不起！”眼光惊悸得像小鹿。

当初她在大学里，想必也是风头人物，结果进入社会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，没人要看当年的风光，要混得住总要拿点真本领出来；如今屈居人下，得处处看主子脸色，如果妨碍了我的工作，她会落得里外都不是。

“没什么，我心情不好。”我讪讪地站起来，如此失态，还是头一回当着旁人——从前没机会，因为老是一个人。

离开秦府，我直奔画室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很是委屈，只想躲起来谁也不见。

夜里，又听见小船“卜卜卜”的响，我打开窗子，一抹白雾似的人影立在船头。

大概真是鲤鱼精来了。白天在秦府里的那个才是真的，这个是假的。我掩起窗，正忙着穿衣服时，秦无双自己上了岸。

她在码头上站了一会儿，船远去时，过来敲我的窗，姿态非常顽皮。

我想告诉她没人在家，但还是把门打开，才板起脸，一看见她就冰消雪融了。

“嗯？”她侧了侧头，似乎在问为什么不请她进去。

我请她上坐。

反正是来下跳棋的。我垂头丧气地把棋摆好，为了表示诚意，请她先走。

她笑了笑。我不由自主地握住她柔软的手，竟一下子红了眼睛。我对自己的反应十分震撼，竟胆敢对秦夫人如此造次，可能真得自行了断才能解决。

她没有抽回手，只是对我笑。我糊里糊涂地抱住她；等真抱住了，脑袋中“轰”的一声，猛问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可是又舍不得这么放手。灯下的秦无双，美得疑幻似真……当我清醒到能了解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时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我正拥着她，疯狂地做着所有我能想得到的……

然后，我做了件最不罗曼蒂克的事，我筋疲力尽地睡去。

清晨醒来时，我迫不及待地翻过身想抱住她，但扑了一个空。拉开窗帘，晨雾中，小船正载着她离去，我只来得及见到她的背影，那石雕般清冷又寂寞的背影。

“秦无双——”我无声地叫，玻璃上立刻蒙蒙一片。我用手指抹去那雾气，小船已没入水心的雾中再也看不见了。

我跌坐在床上，夜里的情景一幕幕地浮了上来，让我喘不过气。

怎么可能呢？我跳下床。昨夜的残棋仍留在桌上，还有两杯已冷的茶。那么，是真有人来过了？真的是秦无双吗？我用双手捧起了她喝过的茶杯，让那冰凉的感觉安慰我滚烫的额头。

再到秦府的玻璃画室时，梅子正试着用2B铅笔描绘一片叶子。当我走近，她跳了起来，捂住本子不让我看。

我不是特来看她不成熟的写生作品。“夫人呢？”我近乎粗暴地问。她不能每次都这样不声不响地把我撇下，我毕竟并非午夜牛郎。

“夫人出国去了，难道你的经纪人没通知你？”梅子诧异地问，“你实在应该装个电话，我们联络起来太不方便。”

我并未祈求能再见她一面，但发现自己成了玩物，非常地吃惊。

她竟一走了之。

我大口喘气，这下算是服了她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梅子慌慌张张，不知道哪里又得罪了我，搬椅子要我坐，又喊佣人倒冷饮。

我坐下之后，气还是不能平。

“夫人出国怎不带你去？”我把气出在梅子身上。

“先生跟夫人二度蜜月，我去做什么？”她啼笑皆非。

果然是找我消遣的，要去二度蜜月还到我那里过夜，太好笑了！

“我叫佣人开午饭给你吃！”梅子见我的脸都气黑了，立刻甘个指头抓痒——加倍伺候。

还吃什么饭！也罢！我长叹一声，就算给作耍了又能怎样。我是个男人，横竖并不吃亏。两个人开开心心地玩过，各分东西，谁死心眼是傻瓜。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梅子是下定决心要缠住我。

我甩不脱她，只好带她去画廊。

柜台小姐见我有美女同游，非常好奇地望过来，偷偷地跟我挤眼睛。

我也跟她们挤挤眼睛。有回我听见她们在后头谈我，说

裴文这小子每次都独来独往，到底是真HOMER，还是假潇洒？另一个说，会咬的狗不叫，那个裴文绝不是省油灯。第三个接口：那就怪了，我们画廊里个个如花似玉，没一个丑八怪，怎么也不见他来约会咱们？

那回我没听完就走了。天呀！凭她们那副德性也配称如花似玉，吓死我了，光看脸蛋当然还是不错，可是说起话来张牙舞爪，做起事来吃干抹净，躲都来不及，怎么敢白白地送死。

我跟杨宝发谈金钱大事时，梅子倒很识相，避出了办公室，到画廊里逛。

不久之后，我跟杨宝发结了帐出来，发现梅子已经跟那几个八婆交上了朋友，正在互相交换电话号码。原来梅子在秦府有条热线电话，但要晚上八点钟以后她才有空接听。

八点，意思就是说那是秦无双休息的时间。

谁也不会知道她在午夜偷偷溜出来会我。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怪滋味，既酸又苦还有点甜，像柠檬汽水加黄连。

或许，每个被秦夫人看上的小白脸都自有种种说不出的滋味的。

“怎么啦？”梅子过来摇摇我，“失魂落魄的。”

她那亲昵的口气就像是我的情人，画廊的女孩子们会意地望着我笑。

梅子开车送我到潭边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她熄了火问。

“谢谢！”我开了车门下去。

“等一等！”她按住我的手，热情的动作把我吓了一跳，“不请我去坐？”